



技术争“面子”

◎霍寿喜

又到了大学开学的时节,我想起了当初送儿子上大学的一件趣事。

那一年,儿子考上南方一所“985”大学。要开学了,我和妻子拎着行李、儿子挎着电脑包,乘火车、转汽车,风尘仆仆跨进大学校门。

说来也巧,同寝室的另三名同学及其家长,差不多和我们同时抵达。家长们都兴奋地给孩子购置和布置生活用品,腿忙手忙嘴也忙——边干活边聊天。半个小时后,我就知道其中一位父亲是大学英语教授、另一位父亲是个官员(好像是什么副处长),还有一位来自富商家庭的,更是全家驾宝马车进校园。相比之下,我就有点“寒酸”了。当我介绍自己只是一名工程师时,儿子虚荣地补了一句:“我老爸还是个业余作家哩!”几位家长同时发出“哦”的声音,险些把我的脸都“哦”红了。

大人忙,四个孩子也没闲着——他们都在摆弄自己的笔记本电脑。奇怪的是,电源通上、网线也插好了,但就是不能上免费的校园网。正当大人、孩子纳闷之时,有一名大二学生来推销《英语周报》,孩子们每人都订了一份报纸,趁机咨询有关校园网的技术事宜。大二学生立刻掏出U盘,给每个电脑都装上了一款能上校园网的特殊软件。但软件装上后,电脑仍然上不了网。大二学生折腾了半天,也没弄出什么结果,只好推脱道:“我不是学电脑的,计算机系的师哥师姐一定能搞定这事。”说完,就抱歉地告辞了——显然,小伙子还急着到别的寝室推销报纸。

此时,我特别清楚儿子的心情——巴不得早点上网,挂上QQ,和他的狐朋狗党们迅速恢复联系。相信另三名同学也处于这样的心境。关键时刻,我突然想起这些电脑之所以不能上网,可能就是因为原来的网关IP设置没有清除,在单位搞局域网时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于是,我果断拿过儿子的电脑,一通操作,从弹出的对话框里,还真的发现了两组特定的数字设置,将这些设置变为“自动获得IP地址”后,再点网络浏览器,呵呵,真的就能上网了!照葫芦画瓢,另外三台电脑也顺利上网!全寝室的大人孩子都不断叫好,那位英语教授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:“电脑这精通,真不愧为工程师!”官位、宝马什么的更是黯然失色。

晚上吃饭时,儿子的得意劲仍然没消:“真没想到,老爸的这点电脑技术竟然及时地派上了用场……”

时至今日,我已经快六十岁了,一直愉快地运营着自己的自媒体,也得益于我对电脑和网络的熟悉。

我弟弟是村里恢复高考后,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。开学前几天,母亲要赶集去扯几尺布,找邻居孙婶给弟弟做一身新衣服。

孙婶是村里手艺最好的裁缝,村里王老师的儿子考上了中师,就找孙婶给做的白衬衣和西裤。人靠衣装马靠鞍,王老师儿子穿上新衣服,在我们眼里,就像电影里大城市的富家公子了。

弟弟考上了省里的大学,母亲也想为他做一身这样的衣服,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。原因一是家里不富裕,二是父亲一辈子低调,不喜欢张扬。父亲不赞同,母亲只好打消给弟弟做新衣服的计划,将弟弟平时穿的衣服洗干净了准备好。

父亲早和耿大爷说好了,请耿大爷赶着车将弟弟和行李送到汽车站。弟弟离开那天一早,耿大爷就套好了车来家里帮弟弟搬行李。他看到弟弟穿的都是平时的旧衣服,就数落起了母亲,说孩子去省城读书,穿得太孬了,让人家瞧不起。

父亲不愿听这话,说:“学校是学习的地方,比的是学业,学习好了,自然被尊重,学习不好,打扮成

衣锦离乡

◎雪莲花

花蝴蝶也没用。”

耿大爷说:“不是怕人瞧不起咱娃,是怕瞧不起咱这地方,地方穷了,家里条件肯定也不行。”

耿大爷这么一说,父亲也不愿跟他争执,毕竟他是一番好意,再说还得用他的车。父亲沉默不语,耿大爷说他回家去,等再来时,手里已多了一件白衬衣。原来,这件白衬衣是耿大爷儿子相亲时置办的,没想到后来女方那头又不愿见面了。衣服白放着,耿大爷说他儿子胖了,又穿不上,送弟弟穿,省得浪费。

我们不好意思收,耿大爷发脾气上来,一把薅住弟弟的衣服,一副不换衣服别想动弹的架势。

我们都看向父亲,父亲无可奈何,只能说:“你耿大爷一番好意,你就收下吧。”

耿大爷的大嗓门惊动了四邻,大家纷纷来我们家看咋回事。孙婶对母亲说:“衬衣是新的,裤子太旧,看着不衬。我家还有条新做的裤子,是给外村一个小青年做的,一直没来取,八成是不要了。我看你家娃穿正合适。”

母亲一时为了难,看着父亲,让

父亲拿主意。父亲以为孙婶想强卖给我们家,街坊邻居的,也不好拒绝,便让母亲拿钱给孙婶。

孙婶脸一垮:“我这是送给娃的,他毕业工作了,让他自己还我这个人情,你们捣啥乱呀?”

弟弟门还没出,就被乡亲们打扮了起来,又有人送来了一双新球鞋,弟弟这下可称为“衣锦回乡”。

母亲后来把父亲好一顿埋怨,怪他不让自己给弟弟置办新衣。父母也一直记着这人情,虽然说衣物都是大家家里闲置不穿的,但我们也知道其实是他们为了让我们收下,故意找的说辞。

弟弟大学学的是建筑学专业,毕业后分到了相应的单位,捧上了铁饭碗,回老家也算衣锦还乡了。之后,村里不少人家盖房子,都请弟弟帮着画图纸;他休班时,还抽空亲自到现场当监理员。父母还常嘱咐弟弟:在大城市做了公家人也不要忘本,他们在村里面上才有光。

一个“衣锦离乡”,一个“衣锦回乡”,着重点不同,却都饱含乡情、人情,提醒着我们:无论飞多高、走多远,都要牢记家乡、懂得感恩。



那年独自上大学

◎辽溪

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全家高兴得像过年。那年头,谁家有个大学生绝对是值得骄傲的事,我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个暑假。

母亲用零碎的休息时间给我做了被褥,买齐了日用品,也教我如何洗衣、收拾、照顾自己。父亲在我临开学五天前,买了一张去学校所在地的火车票,是一张。我一个小小的地方的女孩,去过的最远地方是省城,看着那一张要去遥远省份的火车票,一个假期的兴奋之情忽然被忐忑所代替——人生地不熟的,多想父母能有一人送我去上学啊,但我还是难以开口。我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宽裕,弟妹还在上学,我上大学虽然不用借债,但也让家里的经济负担加重很多,能省则省,我只能独自远行。

到了开学的日子,父亲已经提前帮我把大件行李托运了,我拉着旅行箱,背着挎包,在站台与家人依

依惜别。父母把嘱咐了无数遍的话又细细地说了一遍,满脸难掩的不放心。

火车坐了多久?只记得在车上过了两个夜晚,待到站时,已是后半夜了,学校的接站车早已不见踪影。面对茫茫黑夜,我心里怕极了,面上还不能表露出来。我来到车站的问事处,打听去学校的路怎么走。

那时候出租车还不是很常见,打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,又逢夜半时分,车更少了。我站在路边,终于等到一辆简陋的不知道什么车,相对便宜,它拉着我到了学校。

幸好即使再晚,办入校手续的老师都在。等我把一切处理完,到了宿舍已是凌晨,此时才发现,没出门经验的我慌慌张张,行李都忘了取。我被分在了上铺,床上空空荡荡的,我只好从随身带的衣服中挑出厚实点的铺在床上,衣服都没脱,就躺了上去,实在太乏了。

可是不一会儿我又起来了,因为有无数的蚊子围着我转,我不得不把刚刚领到手的蚊帐拿出来。寝室里的同学热情地来帮忙,否则真不知还要折腾多久。再次躺下的时候,我眼里有了泪水,想念家里的一切,也知道自己将要独自面对这里的一切,必须坚强。

第二天,我又跑去火车站扛回了行李,晚上就给家里写信,诉说委屈和不易,写到最后,眼泪把信纸都打湿了。后来母亲告诉我,当家里人读信的时候,都掉眼泪了,妹妹更是哭得厉害。

回想自己后来独自在外闯荡的日子,成熟,也许就从那一刻开始的吧。

前年儿子上大学,就在不远的省会,家里人恨不得全体出动送他。我知道那是太过“溺爱”,应该让他锻炼锻炼,可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让他独自去上学。